

算命求籤親歷奇跡 (下)

徐志道

上海求籤且卜吉凶

民國三十八年，共匪叛亂形勢，日益於我不利，政府遷都廣州。三月四日，先總統 蔣公召見我於溪口妙高台，堅命接任國防部××局局長，趕赴廣州視事。迨至三月九日，在滬等待飛機赴穗之前夕，晚餐後散步，行經南市××廟（廟名已忘），瞥見廟門左側有一卜卦先生，正在為客人卜卦（好像又稱測字），想起民國卅七年陪侍母親經滙到台，曾在此廟求籤，籤語為「前途多艱，有驚無險。」何不順便再卜一次卦，比較比較籤與卦何者靈驗，正在猶豫間，見那客人離去，我即趨前，在卜者對面坐下，卜者問我：「先生要卜什麼？」我說：「請卜一下今後有無凶險？」卜者要我隨便寫一個字，我寫好了交給他，他就計算字的筆劃，算完後要我再寫一字，他又再算，我彷彿記得一共寫了三個字，他算完筆劃，翻看一本什麼書，看完後，打開桌子抽屜，檢出一枝竹板遞給我說：「就是這樣，今後不論做什麼事，或去什麼地方，都要在事前慎重考慮，小心行動，免遭不測之危！」我接過一看，僅有「危而不危」四個字，和我上年底抽的籤語

「……有驚無險」，含義差不多，也就不甚介意，付了規費，轉回寓所，那知後來經過多少艱險，均在無意中避過劫運——「危而不危」，其靈驗無與葛紹陶先生命相，諺云「禍福皆緣命」，信非虛語也。

敵後游擊果遭挫折

我到廣州後，為圖扭轉敵亂逆勢，積極籌劃佈建陷區反共武力（反共救國軍）暨策應國軍反擊基地（其時陷區匪軍，大部份僅據有點線，尚未擴展及面，我在敵後之佈建工作，信必能克服困難，達成任務），計劃完成後，呈報國防部核定，呈文送達主管之第三廳後，久無下文，旋報參謀次長鄭介民將軍查究，鄭將軍當即電話第三廳，責問拖延處理原因，才據代理廳長×××飾稱：「因須研究，致稍延遲，今日準送第二廳會辦。」我為爭取時間（那時曾在抗戰期間，從事敵後游擊戰鬥工作之忠貞幹部，已有三十餘人，在廣州待命），翌日午後，即赴二廳查詢，則云已送政工局，隨又往訪政工局，亦無着落，據李副局長樹衡云：「可能因此計劃重要，局長親自留着研究。」次晨再訪局長鄧文儀將軍（現在台

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），告知來意，鄧將軍不但謂未看到此計劃，且亦深表詫異，認有問題。我竭智盡力，籌劃佈建敵後反共基業，至此竟遭挫敗！此時匪謀早已潛伏我政府機關，研判此計劃之失蹤，可能已被匪謀竊取，向毛酋邀功去了？！

在這期間，我國軍因受的多方面的影響（諸如先總統 蔣公下野，國共和談，經濟失調……等），士氣消沉，戰志頹喪，為圖振奮士氣，激揚戰志，反擊匪軍，控制長江以南地區，爰與立法委員黃節女士（在台逝世）、日友清水博士暨渡邊大佐等聯絡策劃，籌組十萬××志願軍，報奉 蔣公核示後，準備先由××運至海南島，編組裝備（七月十五日承參謀總長顧墨公召見顯示，庫存步機槍步砲等，裝備十萬人沒有問題）後，以五萬人開赴贛南粵北地區，另五萬人開赴粵北韶關，配合國軍，堵擊浙贛、粵漢兩路南犯匪軍，再向長江流域推進，以當時匪軍武器之落後，信不難達成預期目標（控制江南），一切安排就緒，終因經費無法解決，而坐失此扭轉逆勢之有利時機，其後反因計劃洩漏，而遭毛酋登報懸賞十萬銀元（又稱大洋）通緝。

其後由於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支援我民間反共組織聲明，復本「不成功便成仁」之意旨，會同蔣傑（現在台，任國民大會代表）、張弼川（國民大會代表，在台逝世）等先生，發起組織「反共救國大同盟」，計劃以海南島為根基地，第一次會議推舉代表五人，來台晉謁先總統 蔣公請示，承諭：「……大同盟總部如設在台灣，即無何作用，可暫設於××，此後視情形，或再移至重慶。」惜以局勢急遽逆轉，政府由穗遷渝，我於十月中旬，搭乘廣九鐵路最後一班客車抵港。因又想起陳納德將軍，在美政府方面必有影響力，遂將反共救國大同盟進行計劃，譯成英文，於十一月一日，赴九龍半島之九龍塘，拜訪陳將軍，將軍偕其夫人陳香梅女士延見，我說明來意後，將計劃書遞給陳將軍，將軍邊看邊頻點頭，看畢語我云：「此計劃構想很好，今天也祇有走這條路，才能獲得杜魯門總統的支援，才能有光明的一天。」稍一沉思，又說：「有關細節方面，請於明（二）日上午八時三十分，到××旅館（館名已想不起，只記得面對香港海邊），和我的參謀研究；我希望你能把握時間，於報告你們將總統決定後，務必於本（十一）月中旬回港答復我，我好把這計劃分送五角大廈杜魯門總統，和日本麥克阿瑟將軍。」次日準時訪其參謀晤談，除研商武器物資運補及經費支援等細節外，參謀問我：「計劃中以海南島（此時尚未淪陷）為基地，先生即可作決定嗎？」我稍一考慮，直覺地感到，非急速請示 領袖不可，因即答謂：「我須向政府當局請示。」分別後，正擬購買機票飛

台請示，不料中午行經干諾道中，巧遇參謀次長鄭介民將軍，彼此欣喜招呼，相偕進入附近一家咖啡館敘談，據告：「我係奉校長（黃埔軍校同學間對 領袖之習稱）命令，赴美訪晤魏德邁與白吉爾將軍，商討如何影響杜魯門總統，恢復對我軍援問題（後因國務卿艾奇遜反對，致未成功），也在此地等待航美飛機。」我亦將反共救國大同盟計劃告知他，並告以擬即赴台請示，鄭即指示云：「我離台時，曾謁校長辭行，校長曾表示，日內將去重慶，你如去台灣，也許校長已到重慶了！為免延誤答復陳納德將軍約定的時間，我以為你還是去重慶候見校長，比較妥當。」我遂於十一月五日飛渝，越日晉謁參謀總長顧墨公，報告籌組反共救國大同盟經過，遞呈中英文本計劃書，並請示以海南島作反共同盟基地，深蒙嘉勉，惟對海南島作反共基地問題，則諭示須待 領袖蒞渝後請示決定。萬想不到就因赴台與赴渝請示一着之差，就失誤了答復陳納德將軍的約定，也失去了杜魯門總統支援我民間反共組織的機會！原來到了十一月中旬，我還沒等到晉謁 領袖請示的時刻，香港兩航空公司負責人（總經理）均告投匪，渝港交通中斷，無法如期答復陳納德將軍，反共救國大同盟計劃，亦就此又告落空了！以上幾次圖挽危局的反共作戰計劃，中途均遭挫折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大概就是籤語所示的「前途多艱」吧！

制裁巨逆遭受通緝

民國三十八年秋，有一方面大員，陰圖背叛

政府，下野後寓居××，又復幕後指使繼任者搆貳，衡諸當時不穩局勢，此一巨逆之行為對我民心士氣，影響至鉅。愛國志士經一再考慮，決定自動糾合志士加以制裁，隨即遴選一名具有經驗胆識之行動員，偕赴××，查明該巨逆住址及週圍環境後，開始行動，不料××戒備甚嚴，第一次行動未獲成功。我為便利掩護起見，即由××旅館移居××內戚寓所，經對逆寓環境再加探察瞭解後，續命該行動員伺機進行制裁，不幸被潛伏之便衣××逮捕，嚴刑逼詢，終於供出係奉我之命，並洩漏了我之住處。此時我尚未知行動失敗，××當夜至我內戚家搜捕，說也湊巧，是晚我正偕友陳君，在×××××中一家飯館晚餐，飯後逛街，行經一棟新完工大樓，尚未開張使用，屋內亦不見有人，我們就進入參觀，屋內空無佈置，僅二樓一小房間內，置有一張木床，一隻小椅，度是守屋工人看管室，工人想已下班回家，我倆覺得時已深夜，××渡船或已停航，不如暫宿此小房間，等待天明，再回××，真想不到，就因這次糊塗借宿，竟使××搜捕撲空！我於次日上午回至××內戚家，內姊黎佩雯尚心有餘悸地語我：昨夜十時稍後，我們全家方就寢，突有警察叩門，說要檢查，進門後，即逼問你的下落，並威脅說我家藏匿犯人，要帶回警察局監禁，好在我也不怕這一套，否認和你認識，更否認你來過我家。這批警察見問不出端倪，就開始搜索，由大小房間、衣櫥、壁櫃、床舖底下，以至廚房浴室，到處亂翻亂搬，弄得全家惶急不安，幸好你沒帶行李留在我家，否則被搜作證據，那就麻煩

多了！他們在這裏騷擾了差不多兩個小時，什麼也沒搜到，為首的警察才喊了聲「走！」一齊出門離去。我想他們也許會再來，也可能多方面搜捕你，為了安全，你還是儘快離開××較好！當晚我即搭乘火車回到廣州，××旋即登報通緝，這一幕戲劇，真如籤語所示，「有驚無險」啊！

錯失時機幸免劫難

我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五日，經九龍搭乘飛機到達重慶後，即忙於部署今後反共工作之推展，想不到停留不過半個多月，匪軍已逼近重慶南岸，一時人心惶惶，政府機關又開始向成都、西昌方面撤退。二十五日午前，我赴林園晉謁先總統 蔣公，擬報告在港與陳納德將軍商談之「反共救國大同盟」計劃，並請示此後行動，據侍衛官告知，總統於早晨出巡，不知何時回林園，我即將大同盟計劃書中英文本各一份，交待衛官託代轉呈，並託代報告，俟再晉見。回經小龍坎，遇在小龍坎經營客運汽車公司之鄉親，面現焦急，語我：「局勢不好，您為什麼還不走？」我答：「要等待晉見總統，請示今後行止。」他又說：「您鄉長的耿耿忠心，我早就知道，您不惜冒險犧牲，我無話可說，但是您局裏的這批職員（此時在渝者僅二十餘人，其餘大部份人員，早已自廣州撤往海南島），您就不應要他們跟您一起做烈士啊！我告訴您，我現有二十輛（也許說是十二輛，已記不清楚）大客車，憲兵軍官眷屬，已決定搭乘此批車輛，撤往成都，並有一排憲兵護送，準於今天下午三時半開車，這幾天渝蓉路

上，已發生過幾次搶劫事件，我勸您趕快集合您的部屬，搭乘我這次有憲兵保護的大客車，撤到成都去吧！」我聽畢他這番熱誠的勸告，深為感動，表示謝意後，立即回到局本部，命副官迅速通知本局在渝人員，帶同眷屬，準時到達小龍坎那家汽車公司集合，隨後趕赴林園，託那侍衛官轉報先總統 蔣公，稟明我已撤往成都。

車抵內江，因待渡車輛擠滿通道，長達數里，一時無法過江，只得暫寓渡口附近旅館，延待約一週之久，才於十二月二日到達成都市內，沿街居民，顯現慌亂，政府機關又作撤退準備，國防部於十二月四日抑五日，分配撤退人員飛機座位，本局職員連同眷屬三十餘人，與第一廳同仁共約八十人左右，被分配於第五架次飛機，指定我任領隊，限於六日上午×時，到達新津機場上機，飛往昆明，加油後續飛海南島，轉乘輪船來台，不料兩單位集合誤時，遲到機場約廿餘分鐘，那第五架次飛機，已被先到軍公人員，搶先登機啓航了！在無可奈何情形之下，只得吩咐大家暫覓住處，等候洽有飛機後再取聯絡，我則借住於距機場約二里處的一家民房，旋訪空軍第三軍區司令徐煥昇將軍，商請儘早安排一架飛機，以便此批軍公人員能及時撤走，承答：「在這二三日內，實在無法調派飛機，不過請你放心，你們這批軍公同仁，一定在我之前撤走，我必待至最後離開成都。」那知就因此一錯失時機，幸免了劫難，真是人生吉凶順逆，皆緣命定，信不我欺！

記得十二月九日上午，在新津機場遇見國防部參謀次長劉詠堯將軍（現亦在台，任國民大會代表），劉將軍啊了聲問我：「昨天你到那裏去了？」我告訴他：「住在附近一家民房，因不知何日才能安排到飛機，所以就在民房內休息，沒有出來，今天到機場看看動靜。」劉將軍隨即語我：「總長（參謀總長顧墨公）聽到外面傳說，雲南盧漢有問題，可能背叛政府，投靠共匪，昨天要我到機場來找你，請你立即飛往昆明，探察盧漢動向，我於午後一時左右趕來機場，四處找你，也詢問過很多朋友，都不知你的下落，直到傍晚，只得回部，將沒有找到你的情形，報告了總長，今晨聽到廣播，盧漢已經叛變了。」稍頓，又含笑對我說：「你的運氣真好！」言下似幸我逃過了這一次危險。我聽了劉將軍的這段話，不禁怔了一下，想到盧漢陰謀投匪，早有跡象，匪謀必已遍佈滇境，毛酋既已懸賞通緝我，此次如非錯失時機，我被劉將軍在機場找到，飛往昆明，豈不自投羅網？這真又逃過一次劫難，誠如卦語所示「危而不危」也。

我雖因誤時，未及趕上第五架次飛機，飛赴昆明轉往海南島來台，却亦是不幸中之大幸！憶在民國五十二年夏秋之交，我實居於台北市公園路十八號三樓，有一天上午十時左右，下樓行至右側巷口與信陽街口間，巧遇一位軍校同學趙震將軍（曾任警衛軍軍長，三十八年駐昆明時，任新六軍參謀長，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，先總統 蔣公召見，與余同住於溪口武嶺學校相識。）他一見到我，即面現驚異地對我說：「你已來到台灣了？啊！好險、好險！！那天（指卅八年十二月六日）下午，第五架次飛機降落昆明機場時，我也

擠在人海中，遙見虛漢的警備部隊，立即將那架飛機四面包圍，每一下機乘客，均經警備部隊官兵嚴密檢查，氣氛非常緊張，我接連好幾次聽到檢查人員斥詢「你是徐志道嗎？你是徐志道嗎？你是……？」我真為你担心，恐怕你已被虛漢扣留了！」我聽了他這一段話，一面深感他對我的關愛，一面也就證實當時我被分配第五架次飛機，政府機關內潛伏之匪諜，必早已報報盧逆，才有此行動，所幸冥冥中早有安排，再一次「有驚無險」。

草寫老道逃過扣押

回頭再說我在新津機場等候飛機，一直等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晚，才接到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通知，大意謂：「明（十五）日上午×時，飛機啓航，直飛海南島，請準時集合上機。」是日氣候惡劣，滿天濃霧，近午飛達海口上空，繞飛十餘分鐘，猶未發見機場，乃轉飛榆林，詎飛達榆林上空，雲厚霧濃，亦如海口情狀，機場模糊，無法降落，迴旋飛行，近半小時，油料殆盡，危急萬分，幸為榆林警備司令陳衡將軍（黃埔軍校二期畢業）聞聲驚覺，立即傳命三亞機場附近軍民，搶運大批樹木柴草，堆積機場週圍，澆上汽油，點火燃燒照明，火勢猛烈，光澈雲霄，駕駛員才得看清機場，安全降落，這對我個人來說，真又如籤卦所示「有驚無險，危而不危」。

到達榆林後，國防部××廳同仁，由該廳榆林聯絡處安置，本局職員與眷屬，則蒙陳衡將軍安排住所，等候國防部派輪接運來台，本局前自廣州撤至海口人員，則電令副官處長鄧文勳就近

接洽，搭乘海南長官公署暨各機關準備撤退之船艦運台，不料國防部派至榆林之輪船，於人員集合上船後，尚須等待補給燃料，開航無期，而我適患嚴重牙疾，日困船艙等待，痛苦不堪，榆林既無適當牙醫，就近延治，計惟有搭乘飛機，先回台灣治療，經考慮決定後，乃囑參謀周親諾，負責照顧在船同仁，等候啓航，我遂於三十九年一月七日上午九時許，趕赴三亞機場，旋至售票櫃台，填妥購票單，購買經港來台的飛機票。

售票的是一位小姐，相貌相當秀美，看年齡也不過二十六七歲，可是在機票上填寫的字體，實在太差勁，不但筆劃不清晰，連我名「徐志道」的「志」字，也寫成了「老」字。原來楷書的「志」字，是「士」字下面加一「心」字，她却把「士」字寫成「土」字，那倒還不算大錯，可是她又把「心」字左邊的一點，連接在「土」字下面的一劃而向左斜下，變成了一撇，又把「心」字中間和右邊的兩點，連接寫成了一劃，就把「志」字寫成了「老」字，這就變成「徐老道」了！我看過之後，真覺得啼笑皆非，好在乘客是憑機票上機，管它是「志道」、「老道」呢！拿着機票走進候機室，待約一個小時，乘客魚貫上機，飛機滑行啓航，航經海南島上空，服務小姐分發餐點，一面吃，一面俯瞰山區景色，一片峻嶺叢林，令人神往，午後約一時許，飛機降落香港九龍啓德機場。

其時英國政府背信忘義，已於一月六日（也許是五日，已記不清楚）承認匪偽政權，與我國斷交，我國飛機過港，要辦什麼手續，因此飛機

須停留機場等待，乘客紛紛下機，有至機場餐室茶點休息，有在機場四週散步消閒，我亦繞機散步，忽見有一警察，在距飛機處約二十步地方，以立正姿勢向我注視，我頓覺今天有了問題，因我已被港府通緝，機場警察必然要在乘客羣中注意通緝目標，默想，今天只有聽諸命運安排了！數分鐘後，那警察離去，我心稍安，以為不致有何意外，想不到那警察離去後，約莫過了不到二十分鐘，突然駛來一輛黑色豪華轎車，即在原來那警察站立處停止，走出一位戴有四星肩章的高級警官，直立車旁，向我注視，我才悟到原先那警察離去，是向上級報告消息的，恐難逃過這一關了！好在我經過的險阻甚多，一向沉着，臨危從不意亂心慌，在那警官監視下，仍然滿不在乎地繞機散步，裝作未見，直至四時左右，飛機過境手續辦畢，機上司事用擴音器招呼乘客上機，我也就若無其事地，從容趨至機梯，剛踏上第一台階的一瞬間，那警官急步趕至我身側，叫了聲「慢！」就伸手緊緊抓住我的右肩膀，問：「你是徐志道嗎？」我立即警覺到那麼一回事，幸好我飛機票上寫的名字是「徐老道」，因此就滿不在乎地啊了聲說：「什麼徐志道？我從未聽見過這個名字，我是徐老道嘛。」他再向我上下端詳了一回說：「請把機票拿出來看看！」我就從口袋掏出機票交給他，只見他把機票左轉看看，右轉再看看，看個不停，好在此時客人都急着上機，此響彼應地大聲喊叫「快一點！快一點！」他才面現無可奈何的神色，把機票交還給我，向我點了點頭說：「好，好！上機去吧！」我才鬆了

口氣，走上飛機。

飛機啓航了，我坐在機上反復沉思：「人生竟有這樣巧遇？難道那年輕美麗的售票小姐，把『志』字草寫成『老』字，是神在冥冥中指揮嗎？要不是這樣巧合，那時英帝國政府正在討奸匪偽政權，我如被港警認出，必遭扣押，港府豈不把我當作禮品，獻給毛酋？」是晚六時左右，平安到了台北市，真又如籤、卦所示「有驚無險，危而不危。」誰又能說求籤卜卦，全是迷信呢！

同名之累冤枉替死

我一生遭遇「有驚無險，危而不危」的故事，還有不少次堪以回味，比如民國二十八年九月間，我在上海浦東，担任敵後游擊時期，有一次，日軍發砲向我駐地轟擊，一顆砲彈恰落在我身側，却未爆炸（略詳中外雜誌，拙作七十雜憶），待我奔離約一二里許後，才聽到爆炸聲，僥倖逃過了死亡……等經過，因皆發生在我抽籤卜卦之前，故本文不再贅敘，現姑再舉一件「同名替死」故事，結束本文。

民國三十八年廣州淪陷時，毛酋澤東曾登報懸賞十萬大洋通緝我，到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（也許是十三）日，又在匪報以大號字標題「毛主席明令通緝反動派特務頭子徐志道」（據一位軍校同學告知，他於上述時期，由重慶乘輪赴漢口，駛經宜昌停泊加油時，報販上輪售報，才看到此大號字標題通緝令，並承告通緝令內容，惜越時已久，苦難追憶。那位學長來台後，我們是於五十二年秋，在台北市青島西路口邂逅，現已想不起其大名，萬一那學長看到本文，我虔誠希望

能賜電話五四一—二〇三指教，容有機會拜訪），通緝再通緝，真想不到毛酋的動機何在！最近獲知，有位川籍先生，竟因和我同名，而被共匪逮捕處死，我才明白再被毛酋通緝的來由。

今（六九）年三月廿一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十時，我至立法院憩樓，訪晤立法委員彭善承先生，閒談間，彭委員提起：「我們四川也有一位徐志道，和你同名，可惜大陸淪陷後，未及逃出來，終被共匪逮捕槍決，事後共匪才發覺，處死的

是四川徐志道，並非是你江蘇徐志道，我四川徐志道受了同名之累，冤枉做了替死鬼！」

我聽了彭委員這一段話，四川徐志道竟因與我同名而遭此不幸，內心頗不自在，這是否也是我命中注定「危而不危（有人替死）」呢？由這一段故事，我亦推想到，毛酋第二次通緝我，是因殺錯了人，以為那時我還潛伏在大陸，遂再下令通緝。

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于台北市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舉凡人物傳記，趣事軼聞，真實傳奇，旅遊記趣，生活體驗，科學新知等稿件，均所歡迎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壹萬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稿酬從優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刊。經採用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雜誌」轉載或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，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，如必須退稿，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，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